

散文精选

我追随一条河流很久了

□ 杜凤

在一首诗中曾经写过,我追随一条河流很久了。似乎一语成谶,或者我的骨子里就痴迷于不同的流水。为了解一条河流的轮廓,我沿着荆襄河的左岸前行。我沿着靠近水边的步道缓行,偶尔还会停下来看一看生长在水中的植物,或者用手机拍下自己觉得有趣的照片。手机镜头仿佛是第三只眼睛,常常能帮我捕捉到我眼睛看不到的事物,给予我意外的惊喜。

我曾经沿着荆襄河的左岸,向北前行,一直走到岳山大桥。站在大桥上我发现荆襄河从这里分道扬镳,据说一头前往长湖,与长湖相会;另一头前往太湖港,然后再与护城河相会。这条河流就像是这个平原上的一棵仰卧的大树,它的枝干与果实就是大地上的村镇和小城。其它的细枝末节就任由每个读者自我想象补充,我的想象受制于此。河流的内涵与外延已有太多的解释。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过多诠释。

当我再一次向南步行时,行至雷家垱,发现河流在此消失不见。只见一片小广场横亘在我面前。打听以后才知道,河流在这里,一部分成为城市的地面下河流,与龙湖公园相连,构成荆襄河内湿地公园的水系;另一部分链接上东干渠。东干渠是一条有名的人工河。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平原上,似乎每个地方都有一条东干渠。我原来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东干渠,也有西干渠。

每次经过东干渠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想到西干渠。西干渠与东干渠一起,成为江汉平原重要的人工河流命名系统。从荆襄河到太湖港连接护城河,或者到长湖;从荆襄河而成为地下河连接龙湖公园,或者变成西干渠,荆襄河

在这座城市,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

现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看起来距离人们很近,事实上却距离我们的生活却很远。再也没有人来到河边担水、洗衣服、用笕箕在河水中捞起小鱼小虾。如此美好的童年时光,似乎与河流再无任何关联,几乎不再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靠近水岸,一次又一次行走在河流的岸边寻找灵感。

眼前的这一条时光与流水汇合而成的荆襄河,想象我自己所经历的岁月本身也是一条类似的河流,知晓我们这些人都会像江水似的流去,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再现在眼前的流水之中。很久了,他们的名字仍然如这些水生植物一般鲜活。水蓼、莲子草、菱角菜、茨梗、漂草、水葫芦、慈姑等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是水草,也是我小时候每天在一起厮混的玩伴。它们是植物,也是另一个层面上我们自身的形象。

常常被人忽略名字的还有河岸边生长的水草,那是教会我游泳的嫡亲师傅。至今我清晰记得,是它们教会我狗爬式划水的泳姿。我懂什么叫蛙泳,什么叫仰泳,什么叫自由泳,却在许多年以后,参加过横渡长江。是河边的水草手牵着手教会我游泳。每一天就是那奔腾不息的江河,涌流而去,永远都是那个名字叫做赫拉克利特的老兄,变化而又未曾改变,始终就是我面前的这条荆襄河。

穿过一片小树林,我来到河边伸进河水中的一块石头边。当我从荆襄河岸边抓起一团泥土时,我想象其中密布头顶星空的不同星辰与星座;从其中一天鲤鱼身体遗落的月亮;或者我的某个先辈无法看清的遗骨;隐含在其中再也

辨认不了的陶土。之所以常常在条河边徘徊,说明我与之有着不能分割的联系。我的贪婪,好奇,身至心随,都与这条河流有关。不仅仅是泥土,还有更多的细碎之物,都吸引着我,都会引起我的期待,都会参与我的写作。

我站在荆襄河右岸的一块石头上,低头从河水中捞起一捧河水,然后任其在此回到河流之中,慎重地对着荆襄河说,我正在改变我面前的河流。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的事情,但是我说的话却意味深长。也许是我生平积累的经验之谈,这一刻我站在河边就意味深长。

这条河流是我写作的词典,或者就是我写作的博物馆。在水边走一走,就可以找到话题或灵感。水边的一丛野花,我可以想象成水边的阿迪丽娜,她手拿笕箕正在菜地里摘竹叶菜和鲜红的辣椒。她的形象让我想起童年的九簰洲村。那里生活着不同年龄的阿迪丽娜。阿迪丽娜不但生活在我的想象中,同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常常来到湿地公园中跑步,跳舞,练柔力球,遛狗;春天我还见过她们在水边采摘鲜嫩的草头,或者从浅滩里拔起茭白。

这条河里的鱼虾,能使我尝到九簰洲村的味道。即使在省城,或者大都市,那里的鱼虾都能闻到土腥味;这条河里的莲藕,能让我尝到洪湖莲藕的相同味道。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能听见屈原汉语中的弹舌音,能追寻到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的足迹。回忆中的一切,无论欢欣,还是悲痛,似乎都是美好的。在这里,我切身感受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博尔赫斯,杜甫,李白。现在渐渐懂得,我始终追寻的这条河流,源远流长。

季候物语

又是一年荠菜香

□ 林剡勤

阳春三月,春风轻拂,绿草如茵。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荠菜,宛如一位清新脱俗的仙子,以其独特的鲜香,被誉为“春蔬第一鲜”。

荠菜,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春季开白花,果实为短角果。茎叶嫩时可吃。听母亲讲,她小时候饥荒时,荠菜和米再滴上几滴猪油,等熬成荠菜粥的那一刻,屋子里飘香四溢,大家都馋得直流水,兄弟姐妹们赶紧用勺子舀一勺来尝一下口味,不禁啧啧称赞味道很棒!

我在北京安家后,孩子们生在这,也爱吃这里的東西。好朋友万大哥送过我一些荠菜,让我回去包饺子。他还说:“荠菜饺子是他老爷子最爱的,他的祖母、母亲不及荠菜水饺待客。在他小时,每年仲春时节,奶奶就带着孩子们到野外去挖荠菜、摘树叶、寻觅各种能吃的野菜,加上杂粮薯片当主食用。”

我把水灵灵的荠菜带回家后,满心欢喜地一棵一棵仔细挑拣。那嫩绿的叶片,犹如翡翠般晶莹。冲洗干净后,轻轻将其投入开水锅里,瞬间,荠菜的清香在水汽中弥漫开来。捞出来,剁碎,和上鲜嫩的肉馅、细碎的姜葱,撒少许盐,轻轻搅拌。包饺子时,指尖仿佛触摸到了春天的温柔。煮熟的饺子端上桌,热气腾腾中,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放入口中,荠菜的鲜香、肉馅的醇厚、葱姜的辛香瞬间在舌尖上绽放,那滋味,让人陶醉其中,欲罢不能。

从这以后,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每年的阳春三月野菜香时,我隔三差五买一些荠菜,挑一些嫩茎叶或越冬芽,焯过后凉拌、蘸酱、做汤、炒食也行,老一点的就拿来包饺子。如今,吃荠菜却是品尝一种珍馐,因为荠菜的价值被很多人发现,不仅仅美味而且营养、药用价值都很高。所以近几年,荠菜也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荠菜入诗,最早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邶风·谷风》篇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足以证明人们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人早就知道荠菜味道之美了。如大文豪苏轼、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词人辛弃疾以及齐人卜伯玉等人都有写过赞美荠菜的诗词。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在溪头荠菜花。迎着和煦的春风,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品味这些古诗词,荠菜的香气仿佛从千年的诗韵中悠悠飘来。它不仅陶醉了我们的味蕾,更温暖了岁月,慰藉了心灵。荠菜,这大自然馈赠的珍宝,在时光的长河中,始终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倘若不下几场雨,花儿怎会这么艳?草儿怎会这么绿?雨后春笋怎会蹭蹭地冒出尖尖的笋头,蹦出冲天的竿?少雨的春天该是多么单调、枯燥、乏味啊!那还叫什么烟雨江南?春雨降临人间,池塘春水荡漾,鱼儿多么欢畅,蛙鼓多么响亮!

春雨更胜胜力,沾衣欲湿也,渐渐沥沥也罢,裹着花香,潜入梦乡,轻叩敏感心扉,化作款款诗行。春眼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推窗远眺,伸伸懒腰,走出家门,走进雨后的田野,挎竹篮,采野菜。晓看素梨带雨,欲滴还留;梦里桃源缤纷,酥泥染红。

风拂柳丝长,燕剪春雨细,闲钓碧溪上。桃花渐瘦,鳊鱼正肥。钓一江春水,收满眼春光。斜风细雨里,不须归。泼洒水光晴方好,烟雨迷蒙春意浓。黑云压城,春雷隆隆。闪电开路,霹雳惊魂,原来春雨有时也不温柔!喜的是,春雨贵如油!下吧,下吧!小楼听雨春睡足,好梦初醒日迟迟。绿窗新透柳色青,竹外鸣鸠雨已停。心忧雨催花成家,晓看红湿杏花翻。花更红草更绿,空气更清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双紫燕剪东风,它们那轻盈的翅膀刚抖落昨夜的雨珠。

昨夜雨滋润,今晨风摇曳,栀子花又开。捧一缕清香,裹一袭素妆,悄然,绽放绿的枝间。爱花的小姑娘,撮一朵,系上发梢,行走的花,逸了一路的香。

陌上花开,农人款款行垄径。春雨水田涨,涓流阡陌漫。牵牛扛犁春播忙,一犁春雨泥芬芳。蛙鼓阵阵满沟壑,布谷声声秧新谷。菜黄落尽伏垄径,追蝶儿童攀桑嫩。蝌蚪游去半剪尾,只待荷露跃其间。龙虾苗儿水中戏,脱掉青裳换红袍。

田园春光独好,野渡桥边欲前。春潮带雨漫野津,断桥处,人不渡。桥头柳丝,绿绦拂红栏。小舟撑出绿荫来,君莫愁,登船头。船尾梢公,兰桨拨碧波。堤岸芳草雨洗后,天蓝蓝,草青青,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紫鸢。春风轻轻地吹,紫燕斜斜地剪,姹紫嫣红醉春烟,桃红柳绿舞东风,风筝迎风蓝蓝天空飞,小孩牵线青草草上追,风筝逗乐了小孩,小孩放飞了风筝。

雨后初晴。校园里,池塘边,群群金鱼嬉水草,片片睡莲如铜钱。看手机,朋友圈里,晒出了雨中的故事,雨后的风景,晒出了邂逅春雨的好心情。

还等什么?放下手中的书,抛开正做的事,邀三五好友,和着春的旋律,走进春天里,与春爽相约。

我尤爱春天,每到春意盎然时,榆树上的榆钱儿格外引人注目。我和老伴总会拎着竹篮、拿着勺子,踏上乡间小路,去采摘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老伴站在榆树下,指着一串串榆钱儿,眼中满是欢喜:“老头子,你看,这榆钱儿长得真快,昨天还是嫩芽,今天就已绿油油的了。”我笑着回应:“是啊,春风一吹,它们就像赶着趟儿似的,一串串冒出来,绿得发亮,真是让人心情舒畅。”

采摘榆钱儿,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为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与自然的亲密对话。清晨,我们踩着露水,呼吸着清新空气,在榆树林里专挑最嫩、最绿的榆钱儿。这样的榆钱儿,口感鲜嫩,营养也最为丰富。

“老伴,你看,这串榆钱儿多嫩啊,肯定特别好吃。”我指着一串榆钱儿说道:“嗯,这串好,我们把它摘下来。”老伴笑着回应。我们用勺子轻轻一勾,像小铜钱般的榆钱儿纷纷落入篮中,不一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嫩绿的榆钱儿,我们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

回到家,老伴将榆钱儿洗净沥干,与面粉、水和少许盐混合,揉成光滑的面团。她手法娴熟,面团在她手中变得柔软而有弹性。接着,她把面团分成小块,压成饼状,撒上一层芝麻,放入蒸锅。随着蒸汽升腾,厨房里渐渐弥漫出诱人的香气,那是榆钱儿与面粉混合的清香,让人忍不住垂涎。榆钱儿馍刚出锅,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那馍软糯弹牙,榆钱儿的清香与面粉的甜香交织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老伴还将榆钱儿馍切成小块,蘸上蒜泥和酱料,味道更是鲜美。我们边吃边聊,分享着这份简单却充满幸福的美味。

榆钱儿除了蒸馍,还能炒着吃。老伴把榆钱儿与鸡蛋一起翻炒,顿时香气四溢,榆钱儿的清香与鸡蛋的鲜美完美融合,令人食欲大增。我们始终相信,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滋养身心的良药。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聊着榆钱儿的好处。“老伴,这榆钱儿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好吃,还对身体好。”我感慨道。“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去重复这个仪式,去摘、去煮、去吃,去感受春天的温暖和生命的活力。”老伴微笑着回应:“老伴,这春天的使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春雨润物诗满行

□ 周天平



飞瀑流泉(中国画) 作者 彭定旺

春天的另一种说法

□ 廖日春

我见过三角梅,它的花从盛春一直拉到三伏不管不顾的,甚至寒冬,它都绽放

我也见过油菜花,澎湃了春,无边无际推着人走花色金黄,捉弄着小精灵,一浪盖过一浪

有些人摆拍,高挑的花弄乱了秀发抓拍的人弯成弓咔嚓一声,留住心旌瞬间

只是一枚箭,流年里已无英雄贴满目洒下的阳光与熏风重叠着看似云朵与雀儿的流浪却让孩童定格在眼眶

打起转,指指看春天的宽与长外面是否也有辽阔的花海

榆钱儿饭

□ 史保民

生活随笔

老青瓷罐里“存鲜”

□ 方华敏

耐心的工匠,着手一场细致的合谋:抽走水分,凝练风味。竹匾里如玉的笋宝宝,渐渐收敛,蜷缩、沉淀。一季的鲜活,就这样锻打为黄褐色的时光标本。这过程中:盐为引,日光与风为媒介,只有时间算得上一位沉默的导师。

这般制成的笋干,被祖母仔细收纳进老青瓷罐里。那个罐身爬满冰裂纹,像凝固的霜花,平日不去动它。唯有贵客临门,或逢上年节日,才郑重掀开盖子,取出一把,用温水一遍遍地“醒”泡。干枯蜷缩的笋片点点舒展,重新变得丰腴,颜色一点点转为温润的淡黄。春天的清新,也活跃碗中。餐桌上不动声色的隆重,乃匮乏年月里,对季节与土地最深情的致敬。

时间与窖藏过去的日子,连同笋干的醇厚,一并封存在那只老青瓷罐里。

如今,超市里笋干四季皆有,包装精美,触手可及。可

我总觉得,少了那份日光与等待的滋味,终究与过去青瓷罐里取出的不一样。祖母剥洗春笋的身影,弯腰低头下翻动笋干专注的神情,以及手心的温度,都浸透了光阴的味道。如此,那个年月的笋干,已不仅仅是一味单纯的菜蔬,而是把土地的馈赠,经过虔诚的劳作,打造成穿越时间的信物,一味“珍品”。而“珍”却又在转为“鲜”的刹那,拓展为了“醇”的悠长。

竹园的春天会过去,笋尖会成竹,竹子会转化。可铁锅油焖,砂锅煨炖的清鲜,瓷罐中收納的笋干,这些由春笋生成的滋味,如一组纽带,将竹与家、过往与当下、土地与餐桌、生长与收藏,都妥帖地系在了一起。它们共同构筑一部无字家书,触手可温,俯首可闻。它们以另一种方式,重现日常的细节里,留存记忆的深处,静静地、持续地,滋养着生活的根脉。

春日闲聚,岁月生香

□ 曾志群

3月15日,春雨绵绵。我与静撑着伞,赴一场知己之约——太湖金双村梅的家。

车停在村口,眼前豁然一亮: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一直漫到天边。春风拂过,花香裹着雨丝扑在脸上,湿漉漉的,也是甜丝丝的。

推开大门,茶台摆在进门第一间房。梅提着壶过来,水汽袅袅升起,在画像前顿了顿,才慢慢散开。我们仨围坐,话不多,茶一杯接一杯续着。有时静默——那种舒服的,不必找话说的静默——只听见窗外雨声敲打芭蕉,壶里的水咕嘟咕嘟轻响。

静忽然说:“还记得咱们仨第一次见面吗?也是下雨。”梅笑了:“怎么不记得,志群第一天到秘师桥报道,大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994年相遇,一晃,已是32年。梅领我们看她的书房。满架的书,整整齐齐。她最得意的还是墙上的画——几幅兰草,疏疏几笔,却见风骨;几幅字,墨迹酣畅,收笔处却有女子的温存。

“还记得吗?”梅指着一幅兰说,“30年前咱仨一起报的国画班,你俩学了3个月就溜,就我一个傻傻到现在。”静笑出声:“那时候多穷啊,凑钱买宣纸,一张纸裁3份,轮流画。”

我望着那兰,忽然看见20岁的我们——挤在单位寝室,就着一盏台灯,笨拙地描着兰叶,描着描着就笑作一

团,笑得宣纸都皱了。原来岁月不是流走了,是沉淀在笔墨里,等着故人来认领。

小院别有洞天。青砖铺地,红泥围垣。墙角一口青花大缸,缸沿缺了口,里面却养着几尾锦鲤,红影在绿藻间倏忽来去。梅说:“这是我奶奶的嫁妆,破了舍不得扔,就改做鱼缸了。”她伸手拨了拨水,涟漪荡开,缸底的裂纹隐约可见。

山茶花开得正艳,红得沉静。几只土鸡在花下踱步,啄食,偶尔咕咕叫两声,给院子添了几分活气。我们沿着墙根慢慢走,看雨珠从瓦檐滴落,砸在青石板上,碎成几瓣。静忽然蹲下,指着一丛青苔:“看,多好。”那青苔从砖缝里探出头来,嫩嫩的,绿得像要滴下来。

梅这些年守着这小院,守着奶奶的破缸,守着画了30年的兰草。雨还在下,檐水滴答,青苔正绿。

离开时雨已停,天边露出浅浅的蓝。梅站在油菜花地里送我们,金黄的背景里,她的身影小小的。车子开出很远,后视镜里,那点金黄还在。

春天年年都来,但这样的日子——有雨、有茶、有知己、有墨香——我知道,往后的某个午后,当我独坐窗前,会忽然想起这个春日,想起金浪翻涌的油菜花,想起青花缸里沉淀的时光,想起3个女子在堂屋里的静默。然后,心里就暖了。

被月光宠爱的故乡

□ 马世钰

我的故乡总是被月光宠爱着,就像母亲宠爱着我一样。

故乡很亲,故乡的月儿很亮,故乡没有显赫的“身份”和故事,只是栖息在光阴的某个山脚之下。那里的月光是富足和慷慨的。总是带着一些庸懒的偏心。她不像工业城市的月光,要么羞涩的躲进云里。要么稀薄如施舍。她的宠爱是一种丰腴的流质,像刚挤出的尚带体温的羊乳一样,浸润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与呼吸。

你看那光,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霍你的美?你的艺术,你的诗意……

每逢新月泛舟于清波之上。浩瀚的天幕上总会闪烁出无数个宝石。天河的浪花拍打着夜色,拍打着易碎的童年。

每逢夏夜,忙碌了一天的乡亲们总会贪婪的沐浴在这白昼般的光与景中,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因为只有夜才会为他们放“假”,让他们自在和逍遥,让他们快乐和惬意。夏夜像一首诗,诉说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诉说着“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诉说着“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字回时,月满西楼”……

夏夜的月光也宠爱到了极致。光不再是观赏者,而是沉甸甸的创造者。她将整条溪流锻造成一条流动的、晃眼的银带,田野的麦穗,被镀上一层又一层的光,谦卑的垂着头,承受着这厚重而神圣的恩典。就连最不起眼的土壤,也在这光的雕刻下,显露出粗粝而柔和的肌理,每一道斑痕都成了时间的“独白”。空气中,无数的微尘与夏夜的摇蚊、飞蛾、隐翅虫等在灯光月影中狂舞。不远处时时传来蟋蟀在菜畦里弹琴,鸣蝉在树上唱歌。它们自然也就成了这夏夜永恒盛宴里不知疲倦的宾客,给夏夜带来无限的乐趣,也给夏夜休闲的人们带来无限的趣味。

我常常在想,这月光是没有分量的,不然那些常年被月